

母親的淚

舞台劇劇本第二名 姜龍昭



姜龍昭

民國17年9月25日生

江蘇吳縣

政工幹部學校新聞系第一期畢業

經歷／

台灣電視公司編審、中

國電視公司專任製作。

現職／

中國電視公司編審組副

組長、輔仁大學兼任副

教授。

——五幕舞台劇——

時間：

現代。

第一幕——一個星期六的下午。

第二幕——距第一幕數月後。

第三幕——相隔二年後。

第四幕——又相隔二年後。

第五幕——再相隔七年後。

地點：

台北、或某一城市也可。

佈景：

一個中等公務員家庭的客廳，有方桌吃飯，有沙發可坐，另有傢俱可擺茶具等物。

牆上掛有字畫，及日曆，照片等物，有門通外面院子，大門，有門通廚房，有門通父母臥室

，及冠孝服室，可用布帘代門。

後為劇情需要，可增加電話、及輪椅、以及鞋櫃、皮鞋半成品等物。沙發及部份傢俱，也可

變動或更換，以求舞台面較有變化。

人物：

畢志榮——一個幹了一輩子公務員的小人物，讀了一些書，脾氣固執又暴躁，後因高血壓，

而半身不遂，行動言語都大受影響。五十餘歲。

畢母——淑娟，是個慈祥而又明理的母親，開始是五十餘歲，尚健壯，相隔十餘年後，滿

頭白髮走路用柺杖，行動遲緩，說話卻堅毅有力。

畢冠忠——畢家長子，聰明好學，第一、二幕出場服裝樸實，戴黑邊眼鏡，廿餘歲，第五幕

出場，可留小鬍子，戴金邊眼鏡，一派留美學人裝扮。

畢冠孝——畢家次子，忠實憨厚，苦幹踏實，第一、二幕可穿運動服，後改穿西裝，不戴眼

鏡，小平頭，有活力的年青人，十年後較穩重成熟。

崔寅生——明珠的父親，畢家的老隣居，爲人坦誠、直爽，山東人性格，有話直說，五十餘歲。

崔明珠——先是聰慧、賢淑的少女，後來是能幹知禮的家庭主婦，相夫教子，均有良好的表現，服裝樸素平實，髮型亦然。

陸廠夏——精明幹練的老板，體型略胖，稍矮，有時穿工作服、茄克，有時穿西裝，四十餘歲。

高大媽——畢母的表姐，家境不錯，子女不在身邊，第二幕氣色不錯，第三幕顯出憔悴，戴黑眼鏡。

畢學勤——冠孝的長子，六歲不到，與學誠是雙胞胎。

畢學誠——冠孝的次子，若不易找到雙胞胎，可比學勤略小一歲。

馬大夫——一個穿白制服的西醫，戴眼鏡。

工人甲——穿工人服，運送電視機。

工人乙——也穿工人服，體型略胖。

第一幕

時：一個星期六的下午。

景：畢家客廳。

人：畢父、畢母、畢冠忠、畢冠孝、崔父、崔明珠。

幕啓時：

畢母一個人坐著在縫衣服上的扣子，四周靜靜的。稍頃，門外的鈴鐺響了。

畢母回聲，問著。

母：是不冠忠回來了。

（冠孝興奮的，雙手捧了不少東西，向外進入。）

孝：媽，不是大哥，是我回來了。……

母：冠孝，……你手裡捧了一大堆，是什麼東西？

孝：媽，……今兒報館發薪水，……我給你買了瓶多種維他命丸，這是孝敬你的！（拿維他命丸給媽）

母：一定很貴吧？……

孝：不貴，……希望媽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母：你買什麼孝敬你爸爸呢？……

孝：喏，這是爸最愛喝的金門高粱！（提起二瓶酒給媽看）

母：冠孝：你想得很週到，可是醫生檢查說，你爸，血壓高，最好少喝酒！

孝：啊！……那……我去退了，換香煙怎麼樣？

母：好了，買也買了，……讓他少喝就是了。……

孝：媽，……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母：什麼好消息。

孝：我找到了一份整天上班的工作，明天開始，我不用趕早去送報紙了。

母：是什麼工作呀？

孝：在一家皮鞋工廠做技工，學做皮鞋。

母：冠孝，……怎麼？……你決定放棄不再讀大學了？……你這樣做，你……爸不會同意的！

孝：媽，……我自己知道不是讀書的料，何必非逼我一定要讀大學呢？……難道，一定要跟大哥

一樣，大學畢了業，出國去留學，才有出息，……要是，我真跟大哥一樣，也出國去留學，

那誰來侍候你們呢？……

母：冠孝，……媽，……倒不在乎你一定要跟冠忠學，……可是，你爸爸，就不這麼想，……等下

，等你爸爸回來，……你得好好的跟他說，……別讓他發火！……

孝：是，我知道。……

（門外鈴鐺響）

母：這不，大概是冠忠，回來了。……

（冠忠戴一副眼鏡，手夾洋文書進入）

忠：媽，……弟弟，……爸呢？……

母：你爸有應酬，大概也快回來了！……冠忠，……怎麼，現在才到家！

忠：我剛才去書店，買了幾本參考書，……媽，……我托福考試，已經通過了！……等申請到了

獎學金，就以走了！……

母：好，……等你爸爸回來，趕緊告訴他，讓他高興一下。

忠：是。……

孝：大哥，……恭喜你，……這是我送你的禮物！（將一包東西送上）

忠：什麼禮物？……

孝：你打開來看，就知道了，……你出國去，也用得着的！

忠：是嗎？（打開禮包，才知道是一個電子計時機）……啊！電子計時機！……我正用得着！……

花了你不少錢吧！

孝：還好！……

忠：大哥，真慚愧，老是接受你的禮物，却没有禮物回送給你。

孝：等你去了美國，賺了錢，再送我也不遲！

忠：也只好這樣了！……將來，……我一定好好的謝你。……

孝：大哥，……你還有多久，就要走了？

忠：還有三個月，我就服役期滿了，……眼前，我是在等獎學金，只要申請到手，……就可以走了！……這以後，爸和媽，就全靠你照顧了！

孝：大哥，你放心，我會的！

忠：對了，我出去以後，還有隔壁的明珠，……你有空，也代我多陪陪她！

孝：大哥，你什麼時候，才讓明珠到美國去和你結婚呢？

忠：在學業還沒有完成以前，我那有力量結婚，……好在明珠還年輕，她會等我的！

孝：大哥，你和別和別人一樣，到了美國，就變了心，把明珠甩了！……那我可不答應！

忠：不會的，……

母：（衣服扣子已縫好，交給冠忠）好了，別瞎扯了，快去洗個澡吧，……我看你呀，……整天

只知道讀書，連洗澡都忘了！……

忠：（接過衣服）好，我這就去洗。……（入內去）

母：冠孝，……你爸爸，大概一會兒，就回來了，……你不想考大學的事，好好的跟他說，……

要是他心情好，也許會答應的，……我去廚房洗碗了，你別走開。

孝：是，媽！……要不要我來幫忙？

母：不用了！……（入廚房去）

（冠孝獨自一人在場，邊想著，等下父親回來，怎麼向父親開口……）

孝：（自言自語）爸，……我有了工作，也可以減輕一些家裡的負擔呀！……

（明珠，穿學生服打扮，拿了幾本書，自外入）

珠：嗨，冠孝，……你一個人，在跟誰說話呀？……神經兮兮的！……

孝：（回頭，看見珠）我是在跟我爸說話！……

珠：你爸人呢？……

孝：他還沒回來，……明珠，我告訴你一個消息，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一

個月存七千塊錢的薪水。……有

珠：啊，……那真要向你恭喜啊！……該請客吧！

孝：可以，……請你看電影，好不好？……

珠：好呀，……不過，今天可不成，……

孝：爲什麼？

珠：我要向你大哥請教英文，……你大哥該已經回家了吧？

孝：他才回來，現在，正在洗澡呢！……

珠：那我就等一下再來！

孝：明珠，別忙走，我有一樣小禮物要送給你。……（送上一匣子）你打開看看，喜歡

不喜歡？

珠：（打開是一支派克原子筆）啊，派克原子筆，……太好了，……我正用得着，……冠孝，爲

什麼要送我原子筆呢？

孝：今天，我領了薪水，爸、媽、大哥，我都送他們一件禮物，……當然，……你是我未來的大

嫂，也不能少了你呀！……

珠：「未來的大嫂」，……我可不能當！……

孝：放心，……我大哥，遲早，會向你求婚的！……

珠：你再說，我可要走了！

孝：好，我不說！……明珠，……你商專畢業以後，……是不是打算繼續讀書？

珠：我爸爸，希望我這樣，……可是，……我却想找事做，……這樣，也好早一點報答他對我的

養育之恩！

孝：你能做些什麼工作呢？

珠：會計呀！商業文書，還有英文打字，我都會啊！……

孝：是嗎？

珠：怎麼？你不相信，……你以為我是吹牛？……

孝：我相信，只是聽我大哥說，……你的英文，還得「加油」唷！

珠：我知道，所以，才找你大哥多練習呀！

（正談時，門鈴響，傳來畢父的聲音）

孝：好像是我爸回來了！……

（畢父臉紅紅的喝了不少酒，有幾分醉意，步履不穩，由崔父扶着進入）

崔：志榮，……你沒事吧！……

父：老崔，……你真把我想扁了，……就喝這麼一點酒，我會醉！……哈……哈……（苦笑）……

孝：爸，你回來啦！……崔伯伯，……請坐。……

崔：冠孝，給你爸泡茶濃茶，讓他解解酒！……明珠，你也在這兒，去弄把毛巾來，給畢伯伯擦

把臉！

珠：是。（去打洗臉水下）

（冠孝泡茶送上，畢父已坐下）

父：老崔，你別緊張，……我頭腦清醒得很！……你不信，這兒有酒，我可以陪你再乾兩杯！……

冠孝，……去拿杯子來！（父拿冠孝買來的高粱酒嚷着要打開）

孝：（上前阻止）爸，你改天再喝吧！

父：（將孝推開）……你給我走開，……瞧見你，我的氣就來了！……大學都考不上，……你將

來，還想有多大的出息！

（冠孝沒趣的退去一旁）

珠：（明珠送上熱的毛巾）畢伯伯，你擦把臉！

父：（父接過毛巾擦臉）謝謝你，明珠。

（母聞聲自內走出，身上還圍着圍裙）

母：怎麼，回來啦！……

崔：大嫂，……志榮，他今兒酒喝多了一點兒，……你，伺候他去房裡躺一下！……我得回去了

！……

母：好，我知道！

珠：爸，……等一下，我補習完英文，再回去！

崔：好！……回家吃晚飯！（下）

忠：（洗完澡，換了一套衣服，自內出）爸，……你回來啦，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托福考試，已經順利過關了！

父：（高興）好！……冠忠！……你爸的後半輩子，……希完全寄託在你身上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夠順利出國的！……等你拿到博士學位回來，好好的給我爭一口氣！

忠：爸，你放心，……我一定讓你達成這個願望！

父：（感慨萬千）唉，時代不同了，……你爸，就是吃了沒有一個好學歷的虧，熬了幾十年，……到現在還是個小科員，……好不容易盼到科長出缺，……有機會可以升上去，想不到，……半路殺出來個程咬金，……讓個留美回來還沒多久的碩士，給撿了去！……（想到傷心處）唉！……你說，……爸能不傷心難過嗎！（說着竟嗚咽的哭起來）……

母：（忙拿手帕給父）啊呀，……跟你說想開點，……爲什麼總是想不開！心裡老惦着這件事

忠：爸，……你還是進屋去休息一下吧！……

父：不，……我不睏，……我只是在想，……要是冠孝，也能跟你一樣用功讀書，……將來，有一天，我們家，有兩個留美的博士，那該多好，……我畢志榮，走在路上，也會神氣些！……

母：啊呀！……冠孝，雖然不喜歡讀書，但是他挺孝順你，……每次領了薪水，總不忘記送你喜歡的東西，這兩瓶酒，就是他買來孝敬你的！……這不也挺好嗎！……

父：（生氣地）你總是護着他說話，大學考不上，只會送報、送貨、賺一些小錢，……三歲看八十，將來，……他還能成什麼大事！……你一提起他，……我的火，就來了，……因爲你生的兩個兒子，想不到，竟然完全兩個樣！……

珠：冠忠哥，你給我去補習英文，好嗎！（拿起英文書）

忠：好，明珠，……跟我到房裡去！……

（冠忠與明珠入冠忠房下）

母：冠忠是冠忠，冠孝是冠孝！……你總喜歡把弟弟拿來跟哥哥比，一個手，五個手指頭，都不一樣長，何況是人！……哥哥書讀得好，弟弟不喜歡讀書，這也沒有什麼稀奇，各人的天份不同。

父：什麼天份不天份，完全是他自己不肯用功，從小到大，我看他只知道打彈子，打球，腦子裡從來不想靜靜的看看書，……這樣當然改不上大學了！……冠孝，你自己說，……你將來，

究竟有些什麼打算？

孝：爸，……（鼓足勇氣）……我：再用力，也考不上大學的，……我知道自己不是讀書的料，……我……想去做事！……

父：（大為生氣）什麼？……你真的不打算改大學了？……

孝：我已經找到了一份工作，……要是你同意，我明天，就可以去上班，一個月有七千多塊！

父：什麼了不起的工作，……你說？

孝：在一家皮鞋工廠做技工，學做皮鞋！

父：你……只要做一個皮鞋匠？

孝：我是想學一門技術。……

父：技術？……有了技術，就可混飯吃了，是不是！……嘿，……你真是沒出息！……你是想活活把我氣死，你才甘心，……（猛擱孝一耳光）畜牲，……我畢志榮，造了什麼孽，……會

有你這樣的兒子！

孝：爸！……我又沒有做錯什麼事，……你怎麼可以這樣打我！……

父：冠孝，……你真是太讓我傷心了，……走開，……我不想看見你，……你走呀！

孝：爸，……你不同意我去工作，……我不去就是了！……

父：去，……你儘管去！……我再也不過問你的事，……只是，……我不希望你再在我眼前幌來幌去，……看見你，……我就來氣！……

母：啊呀，……你怎麼這樣說他呢！……冠孝再怎麼不對，總還是你的兒子！

父：我不稀罕有這樣的兒子！……（向孝說）你去上班也好，……就住在廠裡，不用回來！

孝：爸！……

父：就譬如，我只有冠忠一個兒子，……就夠了。……

母：老爺子，你今兒是怎麼啦！……真是酒喝多了！……盡說些顛三倒四的話，……我，還是扶你進房去歇一下再說！……

父：別拉我！……（將母的手甩開）……我沒有喝醉，……我說的全是我心裡的話！……我真恨，……

……恨我，怎麼會有這樣不爭氣的孩子！……

孝：（激動的）爸，……既然，你這麼說，……我走就是了！……媽，……再見！

（冠孝頭掉著而去）

母：冠孝！……你不能走！（冠孝停步）

父：讓他走！

（冠孝又走，又停住，內心矛盾不已）

父：（起立，把兩瓶高粱酒拿着）把這兩瓶酒也帶去，……我不稀罕你買東西來討我的歡心！……以後，領了薪水，也不用再送什麼東西給我，聽清楚了沒有？我不在乎你這樣來孝順我！……

孝：（難過萬分）我知道了。

（孝不再回頭走出門去，門鈴鈴鐺發出聲音）

母：唉！……你……真是何苦呢？……冠孝不小了，……不是個小孩子了！你這樣說，他會難過的！

父：我管他！（怒極將兩瓶高粱向外擲去！）

（瓶破裂聲）

——幕徐徐下——

第二幕

時：距第一幕數月後

景：同第一幕

人：畢 父、畢 母、畢冠忠、畢冠孝、崔 父、崔明珠、高大媽、工人甲、工人乙。

幕啓時：

畢母一個人在整理衣物，把一件件衣服，放進一隻大皮箱裡去，放不下，又取出一些東西來。

稍頃，冠忠自外推門進來，門鈴鐺響了。

母：冠忠，你回來啦！……飛機票都訂好了？……明天，幾點鐘起飛？

忠：十點十五分。……媽，……我想，你和爸，就別去機場送我了，讓小弟去送我就行了。

母：你長這麼大，第一次出遠門，怎麼可以不送，……冠忠，……別說是去桃園，就是去高雄上

飛機，你爸，和我，也要去送的！

忠：媽，……你怎麼又在給我整理行李？

母：我怕你在美國冷了，沒衣服裝，我把毛衣、茄克，還有大衣，還是裝了進去，西裝就少帶一

套，……對了，……這件毛衣，是我親手給你打的，剛才才打好，你穿穿看，合不合身？（拿出一件黑色毛衣）

忠：媽，……不用穿了，你打的，一定合身！（不想穿）

母：來，穿上讓媽看一看！

（忠穿上毛衣）

母：「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媽希望你穿上這件毛衣，……

別忘了，得了學位，早一點回來！……

忠：媽，……你放心！……我會記得回來的！

母：還有，到了美國，別忘了，常給家裡來信，……免得媽掛念！……

忠：我會的！

母：要是錢不夠用，……也寫信告訴我們，……家裡再窮，也不能讓你在外國餓着肚子讀書。

忠：媽，……我有獎學金，……不會用很多錢的！

母：在外面，處處要自己當心，……千萬不能生病，……你真病了，媽……也沒別辦法，來床邊

守着你！……（哽咽着）知道嗎！

忠：媽，……你別說了，我不再是小孩子，我會自己當心的！

母：還有，走在路上，小心車子，……要是碰上車禍，那，……媽也就別想活了！……

忠：媽，……你怎麼想得這麼多！……

母：還有，夏天，不要隨便去游泳，……那也容易出意外！……知道嗎！……

忠：我記住你的話，不去游泳就是了！

母：你這樣說，媽才放心！……（用手帕擦眼淚）……

（敲門聲）

母：去開門，看是誰來了！

（冠忠開門，高大媽進入）

忠：媽，……是高大媽來了！……

母：（迎出）表姐！……好久不見了，今兒，怎麼有空？

冠忠，快給大媽倒茶。……

（冠忠去倒了一杯茶送上）

忠：大媽，你請喝茶。

高：冠忠，……我聽說，你申請到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獎學金，馬上就要出國去了，是不是？
忠：是的，大媽，……我明天就走了！……

高：怎麼？明天就走？……幸好我今天來，……若是明天來，不就碰不上你了嗎？……

忠：大媽，……我到了美國，一定會去看允中表哥的，……代你向他問好！……

高：唉！……提起允中，……我就生氣，……我真不知該怎麼說他才好！

母：表姐，允中，怎麼啦？……

高：才去美國的那幾年，還有信寄回來，……這一兩年，……音信全無，……就像沒我這個娘似的，……寫信去問，也是石沈沒大海！

母：怎麼會這樣呢？……允中，不像是個沒良心的人！

高：誰知道，去年，他爸在世的時候，打了電報去，都沒有半點消息，……我辛辛苦苦把他帶大，送他出國去留學，……結果，却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飛上了天，一去不回。

忠：大媽，表哥，是不是還在加州大學讀書呢？

高：誰知道，按說，他早該拿到學位了！……就是拿不到學位，我也不怪他，……總該讓我知道他的近況，你們說是不是？……

母：會不會，被騙到大陸去了，所以，才沒有給你來信！

高：我想不會吧！……他讀了這麼多的書，……還會這麼胡塗不懂事！……

母：這可很難說啊！

忠：大媽，……你把表哥的地址寫給我，我去了美國，一定給你打聽個水落石出！……

高：冠忠，……那，我就全拜託你了！地址，我這兒有。（開皮包找出一封航空信給忠）這是兩年前，他的來信，上面有他的地址！

忠：好！……我現在就去抄下來！（拿紙筆去寫）

高：冠忠，你決定明天就走？

忠：嗯！……（抄好地址將信還給高）

高：（淑收回信）淑娟，……我想要冠忠，帶些牛肉乾、肉鬆給允中，……方便嗎？……

母：不要太多，我想可以的！

高：那……我走了，……等一下，……我再來看你，……但願，冠忠這一次去美國，真能給我找到允中，就好了！

母：冠中，送送大媽！

忠：大媽，好走。

高：不用了，……一會兒，我再來，……再見。

(高下)

母：冠忠，……你不會跟允中一樣，去了，就把爸媽也給忘了吧！

忠：媽，……我怎麼會呢！

(外面有人問：「請問這兒是畢公館嗎？」)

忠：是啊，有什麼事？(外出)

(稍頃，有兩個工人，抬了一個大紙箱，內裝20吋的彩色電視機上)

工人甲：這是一架廿吋的彩色電視機，你們準備放在那裡？

忠：奇怪，……我們沒有買電視機，……你們是不是弄錯了？

工人乙：門牌號碼都對，……錯不了的，……不用付錢，你們簽收一下就是了！……(將送貨單

送上)

忠：是誰叫你們送來的？

工人甲：喏，……這兒有一張卡片！(將卡片送上)

忠：(唸卡片上的名字)「爸爸！生日快樂，兒冠孝敬贈」，啊，原來是弟弟送給爸爸的！……

工人乙：不錯了吧！……快簽字吧！

母：(高興的去看電視機)啊，……冠孝真是個有心人。……

忠：(簽上字)那你們可不可以給我裝上。

工人乙：好呀！(收下簽貨單)

(二人把紙箱打開，取出電視機，將天線等接好後，才離去)

忠：啊！……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我都忘了！……

母：我……也忙胡塗了！……

(工人離去明珠及其父崔寅生提了盒蛋糕上)

崔：大嫂，……志榮，還沒回來啊！我給他送個蛋糕來。

母：崔大哥，……你真太客氣了，志榮，他還沒回家呢！坐！……

忠：明珠，……你到我房裡來！

珠：好。

(冠忠與明珠入內房下)

崔：（看見新電視機）大嫂，怎麼買了新電視機啊！

母：是冠孝買了送給他父親的生日禮物，……這孩子！……雖說父親不喜歡他，可是，真是有心人，前幾天，那架舊的黑白電視機，老是出毛病，……看連續劇，正在興頭，就發生故障，修了好幾回，也修不好，……想換架新的，又湊不起錢，……想不到，他倒記得，叫人，今天送了來！

崔：這種牌子，怕要好幾萬吧！冠孝有這麼多積蓄嗎？

母：我看他……恐怕是分期付款買的！

崔：大嫂，你真好福氣，一個兒子出國留學，一個兒子，又這麼孝順你！……

母：我是很知足啦，……可是志榮，還不滿足，每次看見冠孝，總沒有好臉色給他看！……害得冠孝，去做事以後，就很少回家給他照面！

崔：我聽說，鞋廠的陸廠長，現在在廠裡，把冠孝當做他的左右手一樣看待，又叫他跑外務，又叫他代理經理，我還聽說，過些日子，廠長要出國到東南亞去接洽外銷的事情，廠裡的大小事務，就要冠孝來代為處理囉！……

母：哦！……我可沒聽冠孝提起過。……

崔：冠孝雖然讀書不多，可是他做事勤勞，待人誠懇，又肯負責，……廠長看中他，……不是沒有原因的。

母：我喜歡冠孝，也就是喜歡他的這一點！……

崔：我看哪，……將來，他一定會有出息的。……

母：我也這樣想。……

（正說時，冠孝自外面進來）

孝：媽！……

母：冠孝，……媽正跟崔伯伯在談你呢！……

孝：崔伯伯，……你拜託我的事，……我已經給廠長說好了，……他要我來通知明珠，……要她

明天，就可以去廠裡正式上班！……

崔：是嗎？冠孝？

孝：事情也很巧，廠裡最近爲了推展外銷業務，正需要找一位會打英文信的女秘書，……我就順口向廠長提了一下，……廠長本來打算登報招考的，……看我的面子，他就決定錄用明珠，……不再公開考試了！

崔：冠孝，這麼說，明珠，真該好好謝謝你了！……
孝：不用了，這是應該的。

崔：（向冠忠內室叫）明珠，快出來，謝謝冠孝，……你的工作，他給你找好了，明天，就可以去上班！……

孝：媽，電視機送來啦！

母：冠孝，你那來這麼多的錢？……

孝：我在廠裡，分期付款買的，每個月只扣我二千五百元薪水就是了，……爸還沒回來？……

母：冠孝，你別走，……今兒是你爸的生日，你在家吃飯，他不會罵你的！……

孝：大哥，是不是明天就走？……

母：嗯！明天上午十點多的飛機！

（明珠自內出，眼珠紅紅的，冠忠隨後出來）

崔：明珠，……快來謝謝冠孝！……我拜託他的事，他辦成啦！……

珠：（破涕為笑）冠孝，是真的嗎？

孝：當然是真的，……我那敢騙你！我的崔秘書。……把你的畢業證書帶着，明天上午，我陪你去報到。

珠：啊，明天上午，我不是要送冠忠上飛機去嗎？……

孝：啊，……那就下午去，沒關係，……我先跟廠長，報備一下，就成了！……

忠：冠孝，你給明珠，找到工作啦？

孝：對，就在我的鞋廠，做女秘書，兼英文打字，……

忠：那好極了，……我出國以後，……你要好好照顧明珠，……一切全拜託你了！……

孝：大哥，你放心，……

崔：明珠，……我們回家去吧！

母：別走，……你們既然送了蛋糕來，就在我們這兒一起吃飯，一方面是志榮的生日，爲他慶賀，一方面，冠忠要走，也正好給他餞行！

崔：大嫂，你既然這麼說，那我先回家一下，等一下就來。（外出下）

母：那你們坐下聊一會兒，我去準備開飯！（下）

珠：畢媽媽，我去幫忙！（也下）

（冠孝拿一個信封交給冠忠）

孝：大哥，……這個，你上了飛機，再打開來看！

忠：冠孝，……這是什麼？

孝：我的一點心意，……

忠：什麼？……（打開信是一疊美金）這麼多美金？

孝：你留着零用，出門在外，錢多一點，總是好的！

忠：（感動）冠孝你想得真週到，謝謝你，……將來，我一定會還你。……

（父拎着兩瓶酒自外進來）

忠：爸爸，你回來了！……

孝：爸爸，……祝你生日快樂！……

父：冠忠，……明天，……你就要出國去了，……今天，陪爸爸，好好的喝兩杯，慶祝一下。……

孝：爸，……醫生說你血壓高，……最好還是少喝酒的好，……（冠忠阻止他再說下去）

父：沒有關係，（開酒瓶）冠忠，去拿酒杯來！……

忠：好，我要媽，馬上準備開飯！……（向廚房下，邊叫：「媽，爸回來了，快開飯吧！」下）

父：（看見孝，就有氣）明天，……你哥哥就出國留學去了，再過兩年，也許就是碩士了，再過

兩年，就是博士了，……你看看你，……你不會覺得羞恥，慚愧！……

孝：爸，……我在你身邊，伺候你，孝順你，……不也很好嗎？

父：能有個孝順的兒子，果然是做父親的福氣，……可是，我更希望能有一個對國家有貢獻的兒

子，才是，我這做父親的光榮！……我相信，冠忠將來留學回來，……能為國家做一番事業

，……那該是多有面子一件事，……

孝：爸，……我知道你的心意，……你放心，……我雖沒有出國，我也會為國家盡我的一份責任

！……

父：（不以為意）哦！……是嗎！……（冷笑）哈哈……

（冠忠拿碗筷出，明珠端菜出來，冠孝拉開方桌，佈置吃飯）

（崔自外進來）

父：老崔，來，……陪我喝兩杯！（父倒酒，崔陪同坐下）

崔：志榮，……瞧見沒有，……新的彩色電視機！

父：哦！（看見電視機訝異）你買的？

崔：是冠孝買來送你的生日禮物！……

父：冠孝，是你買的？

孝：希望爸爸喜歡！……

父：（變色）你以為我會很高興是不是？……哼！……我不是這樣沒出息的父親！……

（母拿一碗湯出）

母：啊呀，怎麼啦！今兒是你生日，……大家高興一點不好嗎？……再說，……明天，冠忠……就要走了！……

孝：爸，……你看我不順眼，……我……（欲起立走）

崔：（阻止之）冠孝，別這樣！

（高大媽手裡提了好幾大包紙盒上）

高：冠忠，……志榮、淑娟，……我買了些豬肉鬆，肉鬆，……還有辣椒蘿蔔、豆腐乳，油鷄筋，……這些都是允中喜歡吃的，……你一定要給我帶到喲！……

忠：大媽，……這麼多，恐怕行李會過重呀！……

高：冠忠，……過重，行禮費由我出，……你說什麼也得帶去，……見了允中，一定要他寫信回來，知道嗎？……

忠：我知道！……

母：表姐，……你別走了，留下和我們一起吃飯吧！……一方面給冠忠餞行，一方面，今天正巧是志榮的生日！

高：是嗎？……好，那我不走了！

（衆人張羅着高大媽坐下）

（冠忠舉杯向父親祝福）

忠：爸，……今兒是你的生日，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就以這杯酒祝你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父：（高興的）好，……來，……爸爸給你乾杯！（一飲而盡）……

母：啊呀，……你少喝一點！……

高：志榮，……我也敬你，祝你生日快樂，一切如意！

父：好，……乾杯！（又一飲而盡）

崔：志榮，……慢慢喝，……別又喝醉了！

父：老崔，……今天我太高興了！……來，我們也乾一杯！（又乾杯）

母：好了，不准再喝了！……（將杯搶去，父又搶回）
（突然父不舒服心絞痛起來，酒杯落地）
忠：爸，……你怎麼啦！……
孝：爸……爸……

第三幕

——幕急下——

時：距第二幕兩年後。

景：同第二幕。

人：畢 父、畢 母、畢冠孝、崔 父、崔明珠、高大媽、陸廠長。

幕啓時：

場上空無一人，是一個星期天上午。陽光明亮的自外射入。屋內的佈置，因距上幕已相隔兩年，略有變動，舊的電視機已不在，換了一套較新的沙發。

稍頃，畢母與明珠兩人，手上捧了不少洗乾淨的床單，衣物自院子進來，放在椅子上，摺疊整齊。……

母：明珠，……真謝謝你，好不容易有個星期天，你可以休息一下，却來幫我洗衣服、洗床單。……

珠：畢媽媽，這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你再說，……我可要臉紅了。

母：時間也過得真快，……一眨眼，冠忠出國去，都快兩年了！……

珠：我想，……冠忠該得到學位了吧！

母：我想應該是的，……可是，奇怪，這一陣子，他已經有好幾個月，都沒給家裡來信了，明珠，……冠忠，有沒有給你寫信？

珠：沒有，……我想大概是功課忙吧！

母：明珠，……你有没有想……到美國去看看冠忠。

珠：我去看他？……

母：這孩子，……我真耽心……他是不是把你給忘了！……怎麼這麼很久都不給你寫一封信，……他才去美國的那一年，不是這樣的，……難道，他也跟別人一樣，……一去了美國，就把

什麼都給忘了！……

珠：伯母，……我想冠忠，他不會的！

母：但願他不會，……要不然，……我們怎麼跟你爹，交待呢！……早知道，這樣，出國以前，我們該是讓你們訂婚的！

珠：伯母，……你別着急，前幾天，……我給冠忠寫了封信去，……也許，這兩天，他就會有信來的！……

母：噢，……

（冠孝提了一籃子菜、肉、水果，自外上，後隨高大媽，她帶上了黑眼鏡，臉容憔悴。）

孝：媽，……我今天去市場買了不少菜，準備好好在家打一頓牙祭，……明珠，要你爸爸也一起來吃飯，好不好？

母：（看見高迎上）表姐，你怎麼來啦！

高：淑娟，……志榮，在家嗎？

母：他出去散步去了，一會兒就回來。……

孝：大媽，……你來了，就別走了，在我們家吃飯！

高：冠孝，……你大哥，……最近有沒有寫信回來？

孝：好久，都沒有來信了，這一陣子，大概是考試！

高：考試！……考試，就連寫信的時間都沒有了！……淑娟，……我真替你耽心，也許冠忠和允

中一樣，……一去了美國，就像風箏斷了線一樣，再也不想回來了。……父親、母親、兄弟

姊妹，全都不要了！……（越說越激動，哭了起來）……

母：表姐，……你不能再哭了，醫生不是跟你說，你再哭的話，你的眼睛，會完全失明的！

高：讓我瞎了算了！……反正，這一輩子，我再也不見允中了！……

母：表姐，……你怎麼這樣說呢！冠中的信中說，允中，雖是去了大陸，……但是，他遲早，還是會醒悟過來，回美國去的，……等他一回到美國，冠忠會要他馬上寫信給你報告的！

高：這是冠忠才去美國時候來信這麼說的，……現在，……兩年都過去了，……他還留在大陸上

，我想，就算他醒悟過來，也不見得就能再從大陸回到美國，……唉，……我已經想通了，

我就是能再活十年，……也看不到他的面了！……（又哭起來）……

珠：冠孝，……我想回家去了！（難過地）……畢媽媽，再見！……（出門下）

孝：明珠，……你怎麼啦！（退出下）

母：表姐，……你別這樣想嗎？……我想，允中，……他會回來的！……你還是多保重身體要緊，……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是嗎！

高：淑娟，……我跟你不一樣，冠忠不回來，你還有一個冠孝留在身邊陪着你，……我可是只有允中這麼一個獨兒子，……自從他爹去世以後，……屋子裡，冷冷清清的就我和陶媽兩個人，女兒除了寄錢來，很少到台北來，……我在家裡，真是度日如年。……

母：表姐，……你有空，就帶來玩嗎！我家，你不是外人！

高：我是想常來，……可是，這一陣子，我的心臟很不好，已經好幾次，走在路上，昏了過去，醫生要我，沒事，還是少出來走動！……

母：是嗎？……

高：淑娟，……（哀傷地）……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病，……快了，……也沒有多少日子好活了！

母：表姐，不會的，……你別這樣想！

高：既然冠忠沒有信來，那我回去了，……改天，我再來看你！……

母：我給你叫一部計程車，送你回去！

（母陪高出下）

（空場片刻，母自外回來，拿起一籃子菜）

母：奇怪，……明珠，怎麼突然又走了呢！……

（母提一籃子菜入廚房下）

（稍頃，父自外歸來，手裡拿了一封航空信）

父：太太，……快來，……冠忠，從美國寫信來了！

（父將信撕開來看看）

母：（自廚房奔走出來，手裡拿着一些豆子在剝着）什麼？冠忠從美國寫信來了，……信上怎麼說？……着

父：（一驚）什麼？……他……怎麼可以這樣！……

母：冠忠，他信上怎麼說，……你說話呀！

父：冠忠說，……他爲了要在美國繼續讀博士學位，他已決定和一個美國小姐結婚！……說這樣，他可以專心讀書，不用耽心生活。……

母：什麼？冠忠要和美國小姐結婚！……這怎麼可以，……他不要明珠啦？……

父：這孩子，怎麼可以爲了讀書，……竟然什麼都不顧了！

母：（將信搶去看）你看看，……這就是你認爲是有出息的好兒子！

（這時，崔父突自外進來）

崔：志榮，……剛才老楊打電話來說，今晚國軍文藝活動中心，演唱「四郎探母」，他給我們留了兩張票，吃了晚飯，我們一起去看，怎麼樣？

父：我……不想去，要看，你自己去看吧！

崔：你不是最喜歡看這齣戲的嗎？……怎麼，不想去呢？

母：他……有點不舒服！

崔：啊，……冠忠來信啦，說些什麼？

父：（掩飾）沒什麼，……還是些老話！

崔：冠忠信裡有沒有提到明珠？……好像明珠已有好一陣子，沒收到他的信了。

父：他正忙着考試，……這信上，有問候你和明珠，……

崔：希望他拿了學位，早一點回來，……明珠可真眼巴巴等他回來，……等得快要望穿秋水了！

父：對，……我們也在等他早點回來！

崔：你真的不去看戲？……全本「四郎探母」，你不看？

父：你一個人去吧！

崔：好吧，……別到了明天後悔呀！……我去約小丁一起去！（下）

母：（嘆氣）嗨，……真讓我們怎麼跟老崔交待，……

父：（心煩）你跟我嘮叨有什麼用？……人心隔肚皮，做老子那曉得兒子的心事，……我要有錢

，我就到美國去，阻止這件婚事！……

母：說這些氣話有什麼用，……你得想想，天天要見面的，怎麼跟明珠去解釋這件事！……

父：（生氣）你就知道埋怨，……（嘆氣）唉我……能怎麼解釋，……老崔和我，是幾十年的交情，……

母：冠忠，也真是太不懂事了！……太不懂事了！

父：（大叫）別大聲嚷嚷了，好不好！……你讓我，靜一靜，（生氣地把桌上杯子打到地下，跌

個粉碎）……靜一靜，行不行！

母：（靜態）……（一片寂靜中，燈光漸漸暗下來。）

（暗轉）

（燈再亮時，已是晚上，屋內亮了燈，明珠一人坐在沙發上焦急的等候着，稍頃，又站立起來，來回走動。）

(過了片刻，冠孝自外進來)

珠：冠孝，……你爸爸的病，怎麼樣，有沒有危險？

孝：病是暫時穩住了，醫生說不會有生命的危險，……只是有後遺症，……可能從此……半身不遂，以後，生活一切，都得靠別人來照顧了。

珠：這……都是你大哥給他的刺激引起來的！

孝：我真沒有想到，大哥去了美國，才兩年，就會變成這樣！

珠：這半年多來，他一直不給我回信，我就知道，遲早，會有這樣的結果的！

孝：明珠，……你不恨我大哥？

珠：有什麼好恨的！……我已經不再是個不懂事的少女，這些年來，我和他在一起，我很瞭解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孝：我覺得我大哥，太混球了，……你們相愛了這麼多年，他不能這樣對你！

珠：冠孝，我一點也不怪你大哥，……他找到了理想中的對象，我們該爲他高興才對！這些年來，我很瞭解他，很聰明，也很現實，不像你這樣傻，這樣執着。

孝：是嗎？

珠：這些年來你們一家子，都把他高高的捧着，我不願說他的壞話，如今，他結婚了，這也是我意料中的事。祇是，冠孝，你也未免太呆了，有話悶在肚子裡不說，……你罵你大哥是「混球」，……我要說，你自己，是個「傻瓜」，……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孝：明珠，……你說什麼？……你說我是「傻瓜」？

珠：你還不傻？……

孝：我怎麼傻？……

珠：這兩年來，……我在你廠裡工作，……你的一言一行，難道我還看不出來？……從小，我和你們弟兄兩個在一起，我就知道，你也很喜歡我，只是爲了你大哥比你大，你始終不能向我要明白的表示，爲什麼膽子這麼小，顧慮這麼多！……難道，……你還要等我，來先開口！

孝：明珠，……我的心事你都知道了？（激動的上前握住明珠的手）

珠：冠孝，……現在，你大哥已經結婚了，……你還不敢向我正式求婚嗎？

孝：明珠，……我能這樣做嗎？

珠：要是你能早一天向我提出求婚，……你爸，對你大哥的結婚，也許就不致於刺激到腦出血！
孝：明珠，你要我現在怎麼辦？

珠：怎麼辦？向我爸去提親！
孝：可以嗎？……

珠：你……真是個「傻瓜」，這怎麼不可以呢？……我又沒和你大哥訂婚，還得聲明解除婚約。
孝：嗯！你說得對！

珠：你爸爸要知道你要和我結婚，他心裡的負擔減輕了，說不定病會慢慢的好起來，再說，我父親也不會反對這件事，他對你的印象，一直很好。

孝：明珠，……我可不能當面去向你父親提親，萬一，他生氣不同意，我臉怎麼攔？

珠：你……不會找廠長，去和我爸談嗎？……廠長這麼看重你，一定樂意做這個媒的！

孝：對，明天，我一上班，就找廠長說去！

珠：冠孝，那我等你的回音，時間不早了，我得回去了！明兒見……

孝：（興奮地）明珠，……你真願意嫁給我？……

珠：你呀，真是「傻」，……總會說「傻話」！……

（明珠說完了）

（孝興奮的在屋內徘徊着）

孝：對，……明天，我跟廠長說去！……

（母從外面疲憊的回來）

孝：媽，……你怎麼回來了？你不留在醫院陪爸爸啦！

母：我快病倒了，……醫生要我回家來休息，……醫生說，現在你爸病情已經穩定下來，不會有什麼變化了！……

孝：媽，……剛才明珠在這兒，她說，她願意嫁給我，要我派人去他家正式提親！

母：（訝異）明珠，願意和你結婚，你也願意娶她嗎？……

孝：我……願意啊！

母：孩子，媽早知道，你心裡喜歡明珠，……只是，爲了你大哥，你不敢說，……嗯，……這樣

也好，……我想你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心裡的壓力，也會減輕不少，……病也會好得快些！

孝：媽，……大哥他不會怪我吧？

母：他呀，早把明珠忘到九霄雲外去了，還想到來怪你！……說不定還感謝你來給他解這個結呢

！……

（敲門聲）

母：這麼晚了，還有誰會來！
孝：我去開門！

（冠孝去開門，迎陸廠長入）

陸：冠孝，……你還沒睡吧！……

孝：廠長，……你來找我，有什麼事嗎？

陸：有一批貨，本來由我自己押運到花蓮去的，臨時，接到一個開會通知，非我出席不可，……
冠孝，那就辛苦你代我出差去跑一趟，好嗎？

孝：廠長，這還不是一句話！

陸：明天一早，七點鐘就開車喔！

孝：我知道，六點五十分，我準到。……

陸：好，那我走了，伯母，對不起，打擾了。……（欲走）

孝：廠長，你慢走，我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忙。

陸：什麼事？

孝：（不好意思的與之耳語一番）……

陸：誰呀？……

孝：就是廠裡的崔秘書。

陸：（大笑）好，……包在我身上，……這個媒，我是做定了，等你花蓮回來，……準備辦喜事

吧！……

孝：謝謝廠長。……

（陸下）

孝：媽（高興的一把把母抱起來）

——幕下——

第四幕

時：距第三幕二年後。
景：同第三幕。

人：畢父、畢母、畢冠孝、崔明珠、陸廠長、崔父、馬大夫、畢冠忠（僅出聲音，不出場）

幕啓時：

因冠孝已結婚，屋內佈置略有不同，多了一架電話，牆上多了一張冠孝明珠的結婚照片，瓶裡插了鮮花，有一番生氣盎然。

明珠大腹便便，即將臨盆，冠孝穿着西裝，已顯得有成熟感，明珠在把舊床單剪成尿布備用，冠孝則在打着電子計算機。

珠：冠孝，你在算什麼帳？……

孝：明珠，……這一年多來，……我存了一些錢，我打算好好的把它運用一下。

珠：怎麼運用？……該不會是打算去買一輛汽車吧！……

孝：明珠，你是知道的，最近，我們廠長裝了國外運來的新機器，過去用的那套舊機器，現在放在倉庫裡，閒着也是閒着，遲早會生鏽，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乾脆把它買下來，自己用，你說好不好？

珠：什麼？……你想買了機器，自立門戶？

孝：不是自立門戶，我是想先開始慢慢自己做。……將來有了再多一點錢的，……才自立門戶。

珠：你怎麼跟廠長說，他對我們真像對自己人一樣，我們好意思，搶他的生意嗎？

孝：我是想，白天替廠裡做，晚上回家，用那套舊機器替自己做，廠裡現在專做外銷忙不贏，我們可以幫他生產內銷，我想廠長，很瞭解我，他應該會答應的！

珠：爲了開創未來的前途，我們是該好好計劃一下，你跟廠長說了沒有？

孝：我已經跟廠長提過了，他說要考慮一下，再給我答覆！

珠：也許，他不會答應，這樣，他不是多了個對手嗎？

孝：不一定，也許他會答應，我每次求他的事，他從來不給我打過回票！

珠：真要答應了，好好幹，也許再過三、五年，我們也可以做老板了！

（正說得起勁時，忽內屋，發出玻璃東西打破的聲音）

珠：怎麼啦？好像是你爸，又在發脾氣摔東西了！

孝：大哥，又好久沒有寫信回家了，他大概心情又不太好了！

（內屋又傳來大聲的摔破東西的聲音，像是熱水瓶摔破了）

珠：好像是熱水瓶破了，我去看看！

孝：（將之拉住）你別去，……熱水盪到腳，摔一交可不是好鬧着玩的！……你忘了，你已經流產過一次，可不能再流產了，還是我去！

珠：你！（拉住）也別去，你爸看見你就生氣，還是，讓媽去！（向廚房叫）媽！……快出來一下！

（母聞聲自廚房出來，還繫着圍裙）

母：明珠，什麼事？

珠：媽，你快去爸房間看看，好像爸又在發脾氣了！……

母：唉！……誰又惹了他了！……我去看看。

（母入內屋下）

珠：你大哥也真是的，……等他來一封信，像比中愛國獎券還要難！……自從他結婚到現在快兩年整了！……總共還只來了三封信！

孝：這一陣子，我想大概是忙着寫博士論文，……論文通不過，就麻煩了！

珠：你呀！就知道幫着他說話！

（敲門聲）

珠：誰來了，我去開門！（欲出）

孝：你坐着別動，……我去開！（按明珠坐下，自己去開門）

（進來的是陸廠長。）

孝：明珠，是廠長來了。

珠：廠長，……請坐。（去倒杯茶送上）請喝茶。

陸：明珠，別客氣。……冠孝，剛才，我接到韓國打來的長途電話，向我們訂一批貨，我可能過

幾天，就得去韓國跑一趟。……

孝：大概要去多久？

陸：可能廿天，也許只要半個月，……我不在的時候，廠裡的事情，……就偏勞你代我處理一下。

孝：是！

陸：現在，我們廠裡生產的一種輕便鞋，可能已打出了知名度，很多國家都來訂貨！……我們這

小小的鞋廠，可真為國家賺了不少的外匯啊！

孝：那完全是因為廠長嚴格品質管制，每一雙鞋子出廠以前，都仔細認真的檢查過，決不馬虎！

陸：對，這就是我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所換來的結果！……冠孝，你說打算買我那套拆下來的

舊機器，是真的還是假的？

孝：廠長，……我是很認真的，你不會怪我吧！

陸：人往高處爬，這種想法是對的，你總不能一輩子給我打工，應該有創業的精神，我那套舊機器，可以折價，十萬塊錢賣給你，不過，我有個條件，你必須接受。

孝：什麼條件？

陸：我不准你辭職，只准你下班以後，回家裡加班做自己的，……我可以分一些內銷的生意給你，……這條件不算苛刻吧！

孝：謝謝廠長，本來，我也是這個意思！

陸：那就說定了，……我還有事到外交部去跑一趟，……明珠快生了吧！不用送了！

孝：她快了，廠長，我送你。……

（冠孝送廠長出，二人下）

（母自內屋推輪椅出，父已半身不遂，只有左半身可以動，右半身右手右腳都僵硬不能動，他穿了睡衣，說話也不像以前那樣，吐音有點含混！）

母：醫生說，你不能發火，怎麼老是不可聽呢？……凡事忍耐一些，想開一些，……急，發脾氣，有什麼用呢？……冠忠沒有來信，那是他功課忙，……等他得了博士學位，他一定會寫信來的！……

父：（依然在生氣）好了，好了，……別嚕嗦！……

母：那……你就把藥吃了吧！不吃藥，……病怎麼會好呢，……（將藥瓶的藥丸，倒在手上送給父吃）

父：（口音不清）吃藥，吃藥，……你就知道，……叫我吃藥！……（仍不肯吃）

珠：爸，……醫生說你的血壓高，……不吃藥，……不就更高了嗎？……還是吃了吧！保重身體要緊！（送上一杯水和把藥丸那來送上）

父：（看明珠份上）……好！……我吃！（這才把藥丸吞下）

（冠孝這時自外面進來，手上多了一封信）

孝：爸，媽，……剛才我在信箱看到一封信，……是大哥從美國寄來的！

父：（興奮地，推動輪椅上）……那，……快，……看啊！

（冠孝把信撕開來）

母：拿來，讓我看！（將信拿去）

(其餘三人，也擠成一團，去看信)

(用麥克風，由冠忠在幕後將信唸出來)

忠：(O、S)親愛的爸爸媽媽：很久沒給你們請安了，近來身體好嗎？我在國外十分想念你們，因忙着準備博士論文，所以沒空寫信請原諒，冠孝工作還順利吧？念念！……明珠是否已生產了，是男孩還是女孩？……

母：冠孝，你看，你大哥多關心你和明珠！……

父：(有些口吃的說)別打岔，看下面寫些什麼？……他什麼時候可以拿到物理博士，什麼時候……可以回……回來？……

忠：我太太蘇菲亞因為生病的關係，已不能去工作，目前，我爲了專心寫論文，也無法去打工，因此，生活困窘萬分，以往的一點積蓄，早已用完，蘇菲亞胃長了瘤，要住院開刀，醫藥費一無着落，不得已，只好寫信來求援，希望近期内匯寄我三千美金，以解燃眉之急，若有不便，希望冠孝能給我週轉借用一下，將來我得了學位，一定如數歸回，決不食言，專此叩問福安，子冠忠敬拜上。

母：(頹然放下信紙)唉，看了半天，原來是要我們寄錢去，……才寫信回來，……三千美金，要十幾萬，我們怎麼拿得出，……他難道不知道，他爸爸半身不遂以後，……早就不上班了！

父：三千美金！……三千美金！……(着急)……冠孝，……你……要……給……大哥……寄去！

孝：爸，……(猶豫)……我……拿不出這麼多！……

父：怎麼？(生氣)……你……不肯！

母：從小，……你老說冠孝不好好讀書，沒出息，……現在，我看，冠忠才沒出息，……出國讀了這幾年的書，……沒有寄回來過一文錢，……打從你中風以後，這個家，就全靠冠孝一個在撐着，要是靠冠忠來養活我們，也許早餓死了！

父：(大聲)別嘈嗦！……我還是……說……冠忠有出息！……等他得了博士回來，……我多有面子，……多光彩！

母：我擔心，冠忠真得了博士，也許就不想回來了，……那……面子，光彩，還不全是空的！

父：胡……說，……冠忠，會回來的！……(激動地)

母：好吧，……那你就寄錢去吧！……(將信給父)

父：（焦急）冠孝！……快，……借……錢……去！
孝：爸！……你不用急，我寄錢給大哥就是了。……
父：快……去！……去呀！（掙扎坐起，一下子從輪椅上跌倒地上）
孝，珠：爸，……

（灯黑）

（暗轉，灯再亮時，場上有崔父及明珠二人，明珠坐着，崔父來回走動，狀頗着急）
（稍頃，馬大夫拾了藥箱，自內屋走出）

（冠孝及母自後跟出）

孝：馬大夫，……我爸的病，……還有救嗎？

馬：（考慮了一會，搖了搖頭）

母：沒有希望了？……

馬：最多……拖一兩天，……你們……還是準備後事吧！

（說完就離去，下）

（屋內諸人沉默了一會兒）

崔：冠孝，……打電報給你大哥，……要他趕緊回來，……也許還能見最後一面！

珠：電報有什麼用，還是打長途電話，……比較快！

母：對，……現在就打！……冠孝，你知道號碼嗎？

孝：我知道！……（去打電話）……（號碼撥好後放上話筒）

（內屋傳出父的夢囈聲：「冠……忠，……冠……忠……」）

珠：媽，……爸在叫冠忠，……

母：也許……他醒了！

（母奔入內屋，明珠也跟入）

崔：（感嘆）真可憐，……他還是一直在念着冠忠……

（冠孝守着電話，忽然，鈴聲響了，他急忙接聽）

孝：（大聲叫着）喂，……你是大哥嗎！……我是冠孝，爸爸病重，你……馬上趕回來一下，……

你聽清楚了沒有？什麼？

忠：（長途電話的聲音）我不能回來，……冠孝，你告訴爸爸，……我已通過博士口試，……剛找到工作，……不方便請假！

孝：（大叫）大哥，……爸爸很危險，……大夫說，就在這兩天，……你快請假回來一趟！

忠：（電話中聲音）美國找工作不容易，……回來實在有困難，代我向爸爸致歉，……過一陣子，我儘量想法子趕回來，……再見。

孝：（黯然的說）再見！（放上話筒）

崔：怎麼？……你大哥，……還是不肯回來？……

孝：（點頭）

崔：（氣憤）……生這樣的兒子，……還是不生的好！……

孝：爸，……你別怪他，……也許，他真有困難！……

崔：什麼困難？……天大的困難，也該趕回來呀！……改天，他回來，我非狠狠的痛罵他一頓！……（突然想起來）對了，……以前常來你家打聽兒子消息的高大媽死了，你媽有沒有告訴
你。

孝：（一驚）什麼？高大媽死了？

崔：她一個人死在家裡，三天後發臭了，才知道，真可憐，她兒子，女兒全都不在她身邊。……

孝：不是有個老佣人陶媽，陪着她嗎？

崔：不錯，是有個陶媽陪着她，巧的是陶媽的兒媳婦做月子，她請假去高雄幫忙幾天，……想不到，她半夜發病，沒有人照顧，就過去了！……唉，……生兒育女，……有什麼用！

孝：不過，大哥終於達成爸的願望了，他已得到博士學位，我得告訴爸去！……（欲進內屋）

崔：冠孝，……（拉住）……別跟你爸說，你大哥不肯請假回來，知道嗎？

孝：我知道。（正欲進屋）

（內屋傳出）

母：（痛徹心肺的大叫）志榮！……

珠：爸——（哭出聲來）

孝：（大驚）爸……已經……（奔入內屋）

（崔父在場上拭淚）

（稍頃，明珠自內走出）

崔：明珠，……你別太傷心，……小心動了胎氣，……你是快臨盆的人，知道嗎？……

珠：（哭着說）爸，……冠孝他爸，真可憐，……斷氣的時候，眼睛睜得大大的，……一直嘴裡含着痰，叫着冠……忠……冠……忠的名字！……

崔：從小，冠忠一直考第一名，……一張一張的獎狀拿回來，貼在牆上都貼滿了，……中學、大學到出國，志榮的希望全寄託在他身上，……想不到臨終的時候，他不在身邊，……他怎麼能瞑目？……

（稍頃，母已哭腫了眼，由冠孝扶着走出）

孝：媽，……你別哭了，……人死不能復生，你該節哀順變！爸爸就說大哥得了博士，他也已瞑目了！……

母：我氣的是他爲什麼不回來？……

崔：大嫂，……冠忠，遲早，他會回來的！……

（明珠突感不舒服）

珠：啊唷！……我的肚子好疼！……冠孝，……（蹬了下去）……爸……

崔：大概是快生了，冠孝，快叫計程車去，……明珠，……你忍一忍！（扶着明珠）
珠：好疼啊！……

（冠孝已奔出下）

——幕下。

第五幕

時：距第四幕已相隔七年。

景：同第四幕。

人：畢母、畢冠忠、畢冠孝、崔明珠、崔父、陸廠長、畢學勤、畢學誠。

幕啓時：

因已相距七年，明珠作少婦打扮，她和兩個孩子學勤、學誠在方桌上寫字，學勤在寫勤字，一張紙上，寫了滿滿的一兩百個學勤二字，學誠則在寫學誠二字，一張紙，也快寫滿了，他們已六歲，即將進入小學就讀。

屋子裡有些雜亂，牆上的結婚照片，已改掛畢父的遺像，牆上還貼了幾張皮鞋新式樣的海報，輪椅上放了一些做了一半的皮鞋，另外一處堆了一些鞋盒，有些家庭工廠的味道。是下午二點鐘的時候，陽光明亮的從屋外照進來。收音機播送着悠美的輕音樂。

稍頃，學勤將寫滿的一張紙的名字給媽看。

勤：媽，……你看，這一張紙，我都寫滿了名字，你看，我寫得，好不好？

珠：（拿來仔細的看了一下）噫，馬馬虎虎，還不夠好，……

勤：我寫得好累，你還說不好？

珠：學勤，馬上你就上小學去讀書了，老師第一天上課，就會要你寫自己的名字，你自己名字都寫不好，怎麼可以上學呢？……

勤：媽，我明天，再寫，好不好？

珠：好吧！

誠：媽，我也寫好了，你看，是不是比哥哥寫得好？

珠：（也仔細的看了一下）跟你哥哥差不多，還得再努力。

誠：好！……

珠：媽問你們，勤是什麼意思？

勤：勤是不懶惰。……

珠：很好，……那誠又是什麼意思？

誠：誠是不說謊。

勤：不欺騙。

珠：這是一個人，做人最要緊的兩件事，希望你們將來，長大了，不能忘記啊，一個懶惰，說謊的人，是不是好人？

二人：不是。

珠：對了，希望你們長大了，一定要做好人，不要做壞人！……（用簽子筆寫一個較大的「孝」字問二兄弟）媽，問你們，這是什麼字？

二人：孝字。

珠：你們的爸爸叫什麼名字？

二人：畢冠孝。

珠：孝字是什麼解釋？

誠：孝是聽父母的話。

勤：孝是孝順父母。

珠：孝是敬愛父母，不但是要聽父母的話，孝順父母，而且還要奉養父母，將來，爸爸媽媽老了

，你們要不要養爸爸媽媽？

二人：要

珠：對，這樣，爸爸媽媽，才喜歡。（又用筆寫了個忠字）這是什麼字？

勤：這是忠字。

珠：忠字什麼解釋。

勤：忠……字是……

珠：學誠，……你知不知道？

誠：（也搖頭）

珠：忠是敬愛國家，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不要愛？……

二人：要。……

珠：記住，……你們除了孝，還要忠，知道嗎？……這樣才是一個好孩子，好兒童。

勤：媽，……我想出去找小朋友玩。

誠：我也要。

珠：好吧，你們去玩吧……不要走遠了，就在巷子裡玩，知道嗎？

二人：知道。（二人先後奔出）

珠：（邊收拾文具，邊叫）不要跑，……不要打架，……早一點回來！

（二小孩，在屋外應着：「知道」）

（陸廠長自外進入）

陸：明珠！……

珠：廠長，……請坐。

陸：我聽說，……昨天晚上，冠孝加班到天亮才回來，怎麼，還在睡啊！

珠：也該起來了，（到了一杯茶送上）廠長，你喝茶，我這就叫他起來。（入內屋）

陸：好。（找椅子坐下）

（陸打量屋內，把半成品皮鞋來看）

（冠孝匆匆穿衣迎出）

孝：廠長，……你找我有事？

陸：冠孝，你昨晚盯着加班的那批貨，已經交運了？

孝：交運了，……我看看老楊把車開走，我才回來睡的。

陸：那，我就放心了，……這批貨，要是趕不上船期，那我們就失信了，……在國際間做生意，信用比什麼還重要。

孝：這我知道。

陸：冠孝，……我聽說，這些年，你存了一筆錢，打算到花蓮去設立一個鞋廠，是嗎？

孝：我還在籌劃，將來，還要靠廠長，多給我們指點。

陸：冠孝，真有你的，你終於要當老闆了！……

孝：這還不全靠廠長栽培。

陸：你決定要廠房設在花蓮，這證明你很有眼光，自從北迴鐵路通車以後，東部一天比一天繁榮，將來南迴鐵路完成以後，東部這一個市場，的確值得好好去開發一下，尤其現在山胞們都有錢，都穿皮鞋，不再赤腳，只要有貨，不用擔心賣不出去。

孝：我也是這樣想。

陸：對了，你在花蓮設廠的土地，敲定了沒有？現在，那兒的地皮，可吃香得很呀！

孝：講是講定了，但是還沒有正式簽約！

陸：爲什麼不簽約呢？

珠：冠孝，他還在考慮。

陸：還有什麼要考慮的呢？不是說，那塊地皮是明珠父親的一個朋友介紹的，我想價錢方面，一定不會，讓你吃虧的。

孝：是明珠父親的朋友介紹的，應該是有問題，……只是我準備的基金不多，……我想，再多打聽一下，要是能再找到更便宜的，不是更好嗎？

陸：冠孝，你可真會做生意，什麼地方，都能精打細算。

孝：廠長，我這一手，還不是跟你學來的嗎？

陸：你呀，比我當年強多了，不但勤勞肯吃苦，而且，做人做事，腳踏實地，誠懇負責，憑你這些條件，我可以說，你將來一定會成功的。

孝：廠長，你太過獎了。

陸：（喝下一口茶後，再說）冠孝，我聽說，你在美國的大哥，最近要回國來一趟，是嗎？

孝：嗯，他來了一封信，說是在這幾天。

陸：最近，我打算把我們廠裡的皮鞋，外銷到美國去，……開闢新的市場！……

孝：嗯！……這倒是個好主意！

陸：等你大哥回來，……給我約一個時間，我請他吃飯，好好的跟他聊一聊！……你和明珠做陪客。

孝：好，等他回來，我一定跟他說。

陸：就這麼說定了！……

孝：廠長放心，我忘不了！……

陸：好了，我不坐了！……你累的話，今天就在家裡多休息一下，別去上班了。……

孝：不，……等一下，我還是得去看一下，……有些事情，不交待清楚是不行的！

陸：也好，……我走了，明珠，……再見。

二人：廠長，好走。

（冠孝送廠長出）

（母親睡過午覺，拿拐杖自內屋出，已老了很多，步履蹣跚）

母：剛才，是誰來了？

（明珠見母出，忙將放在輪椅上的東西，拿去，讓媽坐上輪椅）

珠：是陸廠長，……他來找冠孝談一些事。……

母：（坐上輪椅，放下拐杖）啊！……

珠：媽，你怎麼不多睡一會兒呢？（送上茶）

母：我睡不着！……學勤，和學誠呢？

珠：剛才在這兒寫完了字，出去玩兒了。

母：噢！……明珠啊！……（四週看了一下）

珠：媽，什麼事？

母：不是說，……冠忠來信說，就在這幾天，他要回來一趟嗎？……我看，這個家是不是要粉刷

一下？

珠：媽，大哥又不是外人！……再說，冠孝這幾天又忙着。……

母：我是怕他美國耽久了，……回來，看這也不順眼，那也不順眼！……不知道，他太太，小孩

是不是一起回來。……

（冠孝自外進來）

珠：他信上好像沒有說。

母：不知那個洋婆子是個什麼樣？……還有那兩個孫女兒，是個混血兒，隣居看見了，會不會在

背後說閒話！

孝：媽，……你別操心了，……大哥回來，我給他訂旅館住，不住在家裡！……再說，家裡也沒地方給他住。

母：嗯！……那樣也好！

（崔父從外面進來）

崔：冠孝，……花蓮的那塊地皮，……你究竟打算什麼時候正式簽約？……剛才，那個袁老板，

又打電話來催問！

孝：爸，……這兩天，我比較忙，……忙過了，我一定去簽！

崔：你不會又臨時變卦吧！

珠：爸，不會的！

崔：不是別的，冠孝，介紹你買這塊地皮的方大爺，是我過去，在軍隊裡的一位老友，……我不

能對他失信呀！……再說，他爲了這件事，跑來跑去，……已經貼了不少錢了！……

孝：爸，你別說了，……我知道。……

母：明珠他爹，……你放心吧，……冠孝既然這樣說了，你就可以放心了，……他不會讓你夾在

中間，爲難的。

崔：好吧，那，我就不催你了。……

珠：爸，……冠孝他大哥，冠忠，來信說，他最近，可能回國來一趟。

崔：是嗎？……這可新鮮！……他出國去，……快十幾年了吧！……怎麼突然想到回國來了呢？

……是準備回國來玩，還是回來教書？……

孝：我大哥，在信中没有細說。……

崔：大嫂，……這可是天大的一件喜事，我得，好好的向你恭喜呀，……你盼了這麼多年的博士

兒子，……終於想到回家來了。……

母：也許，他只是回來看一看，……還是要回美國去的！

崔：大嫂，今兒我在報上，看到一條消息，說這卅多年來，出去的留學生，回國的不到七分之一

，出去的有八萬多人，回來的只有一萬一千多人！……國家在這些留學生身上花費的損失，

幾乎是五百億！

母：這麼多！

崔：他們是這麼算的，一個大學畢業生，從小學到大學，政府投資的教育經費，一個人平均是二

萬美金，七萬多不回來，不就是十四億美金，折合台幣，不就將近五百億了嗎？……

母：這麼說，真是一點也不錯，……冠忠，這一次回來，我說什麼，也得要他留下來，給國家做一點事！……

崔：上一次，他父親去世，他都不肯回來，……實在也太不應該。

母：明珠他爹，……你也是冠忠的長輩，……等他回來，你也幫我，好好勸勸他，……就說，我老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也沒有幾年好活了，……這一次回來，就是要走，也得等我死了再走！

孝：媽，……你別說這樣不吉利的話！……我們一定會勸大哥留下的！

崔：大嫂，……放心，我會幫你說話的！

（學勤、學誠二人自外進來）

勤：爸，媽，……奶奶，……有個客人，到我們家來了。

珠：客人？……

誠：他拿了不止東西，……坐計程車來的！

母：這是誰呢？

孝：我去看看。

（孝欲出，冠忠已經門口出現，他穿西裝，帶金絲眼鏡，他雙手提了二隻箱子，還有一些大包，小包。）

孝：大哥，……

忠：冠孝，……我還有東西在車上，你幫我去拿一拿！

孝：好。（外出下）

忠：（上前）媽！……你怎麼也坐輪椅了？……

母：（激動地）孩子！（掉淚）……你終於回來了！……

忠：崔伯伯！

崔：冠忠，……我都快認不得你了。

忠：明珠，……你好嗎！……

珠：好。……

忠：（指二小孩）這……就是你生的雙胞胎？

珠：對，……學勤，學誠，快叫「大伯」，……叫人哪！

勤：大伯。

誠：大伯！

忠：真可愛，長這麼大了。

（孝提了大包小包上）

忠：謝謝你冠孝！……車錢付了沒有？

孝：付了。……大哥，……大嫂和你的小孩，怎麼不跟你一起回來呢？

忠：我是回來看一下，還是要再回美國去的，來回機票挺貴的，能省就省了。

母：冠忠，……你還要回去？

忠：是的，媽！……

崔：冠忠，……你爸死的時候，你都不回來，你媽想你，可真快想瘋了！

忠：媽，我實在是走不開，在美國，請假是很難的！

母：好了，別說了，……向你父親去磕個頭，……要他原諒你的不孝！

忠：（走向父親遺像）爸爸！……（跪下磕頭）孩兒不孝，……請你原諒！……（起立）

母：明天，……上你父親的墳上，去掃墓，燒枝香。

忠：是！

孝：大哥，……你不是說過幾天才回來，怎麼今天就到了。

忠：我是歸心似箭，提早一班飛機回來！

孝：我去給你訂旅館，……家裡住不下了。……

忠：也好。……（檢視箱子，大包小包，發覺少了一件）啊，……有一隻旅行箱，……怎麼不見了？……

孝：是嗎？……那司機說，都拿下來了！……

忠：那隻旅行箱，是放在車子後面的，糟了，我有不少值錢的東西，都放在裏面的！

珠：這怎麼辦？……

孝：我們去報警，……也許能找得回來！……

忠：糟了，……真是糟透了！……

（灯黑）

（暗轉，燈再亮時，已過了二天，場上只有冠忠、冠孝二人在說話）

忠：冠孝，我們是兄弟，我也不用跟你說假話。這一兩年，美國因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好多公司為緊縮開支，大量裁員，我服務的那家公司也不例外，因為我是黃種人，……第一批就裁

到了我！

孝：（訝異）這麼說，你是失業了，才回台灣的？

忠：是呀。

孝：大哥，憑你是物理博士，在美國還找不到工作？

忠：物理博士，有什麼稀奇，在美國多的是；……再說，美國的機構，就是用人，只要考慮用自己的同胞，不用外國人，……所謂：「肥水不落外人田」，這個道理，你還不懂嗎？

孝：大哥，那你回來，有什麼打算呢？……是不是，打算到學校去教書？

忠：我才不去當什麼教書匠。……我這一次回來，是想找你借一點資本，再回美國去，開一個小吃店，打算去賣燒餅油條，只要肯吃苦，不出三年，一定可以發大財！……

孝：什麼？（一怔）你想去美國開店，賣燒餅油條？……你不怕被人笑嗎？

忠：憑本事賺錢，有什麼好笑的？……我告訴你，有不少台灣去的留學生，讀了幾年書，得不到學位，乾脆就開小吃館，一個個都發了財，那些老美，就喜歡吃中國的點心，什麼燒餅油條，春捲小籠包，他們吃得才津津有味呢？

孝：是嗎？

忠：冠孝，我不騙你，要是你有興趣，你和明珠，可以和我一起，我們來合作，憑你的幹勁，我們一定可以成功。

孝：我和明珠，也能到美國去？

忠：有什麼不可以，你是我的親弟弟，你以依親的名義，申請到美國去，可以被批准的！用不着考托福！

孝：那學勤和學誠兩個小孩。

忠：你要帶去也可以，要不然，留在台灣，讓媽帶也放心呀！

孝：這樣，不太好吧！……

忠：這有什麼不好，你按月寄錢回來就成了。……

孝：（換一個話題）大哥，你會做燒餅油條嗎？

忠：這還不簡單，找人學啊，我聽說，台灣有的是烹飪補習班，學一陣子，就可以拿到畢業證書，這比讀博士容易多了！

孝：在美國開一個小吃店，需要多少資金？

忠：錢多的話，十萬、廿萬美金，錢少的話，四萬、五萬美金也可以湊合，冠孝，你現在手邊有

多少？

孝：我……沒有美金，只有台幣。

忠：新台幣可以折合美金，還不是一樣，你有多少？

孝：兩百萬左右，我是打算去花蓮開皮鞋廠的。

忠：開皮鞋廠，能賺多少錢？……還是借給我，將來，我發了財，加利錢還給你。……要是你不敢放心，你和明珠，就跟我一起到美國去。

孝：你讓我跟明珠商量一下。……

(電話鈴響)

忠：(接聽)喂，……我就是，什麼？……我丟在計程車上的那隻旅行箱，已經由司機送到派出所去了，……好的，我馬上就來領。(掛上話筒)真沒想到，我那隻旅行箱沒有丟，司機送到派出所去了。

孝：我說的沒有錯吧，……一定可以找回來的！

忠：那我去領箱子，……我跟你說的事，你好好考慮一下。……

(下)

(孝在屋內徘徊思索了一下)

孝：明珠，……你出來一下，我有事和你商量！

珠：(自內屋出)有什麼好商量的，……你難道真打算把去花蓮設廠的錢，借給你哥哥帶到美國去開小吃店，賣他的燒餅油條？

孝：怎麼？大哥剛才和我說的話，你都聽見了？

珠：我都聽見了！……

孝：你不贊成？

珠：當然不贊成，不相信，你去和媽商量一下，我想，媽也一定不贊成！

孝：你怎麼知道媽會不贊成，我打算讓媽跟我們一起去美國住。

珠：媽不會去的，她也不會願意我們都離開她，到美國去打天下。冠孝，你大哥可以娶美國老婆，不管他父母，我可不願意，你也跟他一樣！

孝：明珠，那我們不走，可是錢，大哥既已開了口，我們能不借給他嗎？再說，他講開小吃館，在美國發了財，將來連本帶利還給我們！

珠：你可真相信他說的話，早幾年，他太太生病，借的錢，還給你了沒有？

孝：明珠，他是我大哥，他可以不還給我。……
珠：你這做弟弟的，難道對哥哥，每一次都得有求必應嗎？（大聲的說）五萬美金，……新台幣兩百萬，這可都是我們倆吃苦熬夜，拚了命，才積存下來的！

（母聞聲扶拐杖自內屋出）

母：明珠，……你們在吵什麼？什麼五萬美金，兩百萬新台幣的！

珠：媽，冠孝打算要把他去花蓮開皮鞋廠的資金，借給冠忠，帶到美國去開小吃店，你贊成嗎？

母：什麼？冠忠是回來向冠孝借錢的？

珠：要不他回來做什麼？媽，你以為他是來看媽的嗎？他借了錢，馬上還要回美國去，去美國開小吃店，賣燒餅油條。

母：什麼？他要去美國賣燒餅油條？

孝：媽，大哥說，在美國賣燒餅油條，可以發大財。

母：我們辛辛苦苦，讓他出國留學去讀了這麼多年的書，好不容易得了個博士學位！……結果，去賣燒餅油條！……這算什麼話！……

（崔父自外進入）

崔：冠孝，……你忙完了沒有，那位方大爺又來催了，……你再不決定簽約，袁老板要把那塊地賣給別人了。

孝：……要是別人要，……那就讓給別人好了，我……暫時還不能決定。

崔：怎麼？冠孝，你真打算放棄？……照這樣的價錢，可不容易找了啊！

珠：爸，……冠孝沒錢買地了，他打算把錢借給他大哥，帶到美國去開小吃店呢！

崔：什麼？把錢借給冠忠？……帶到美國去？……

忠：大哥說，……過一陣子，……他發了財，會還我的！

母：冠孝，……你是聽你大哥的，還是聽我的？……

孝：媽的意思是？

母：不准借給他！……你聽見了沒有？……

（冠忠提了一隻旅行箱，高興的上）

忠：媽，……我丟了的箱子，找回來了！……台灣的司機，可真了不起！

母：冠忠，我聽你弟弟說，你準備借他的錢，做資本，去美國開小吃店，賣燒餅油條，是不是？

忠：是呀，媽，很多人這樣，都發了大財哪！

母：好，我不反對你去美國開店，不過，不准你拿冠孝的錢去，冠孝的錢，是他自己辛苦賺來的，不是你父親留給他的，你父親的錢，全供你讀書、出國留學花光了！他斷氣的時候，唸着你的名字，希望你回來見最後一面！……（邊說邊哭泣起來）你不但不回來，連一毛錢也不寄回來，喪事、墳地、全是你弟弟一個人料理的，你自己摸着良心想一想，你對得起你的父親嗎？

忠：媽，……我是想回來的，可是回來一趟，要花不少錢，再說……

母：你不要給我說什麼理由！……從小，你父親一直說你聰明，有出息，說冠孝沒有用，不肯用功讀書，……可是，他中風以後，家裡全靠冠孝在撐着，你對你父親做了什麼？除了寫信來要錢以外，你有寄過錢回來嗎？……

忠：媽，……我的薪水，……也有限！……

母：有限！……你給我坐在輪椅上，面對你父親的遺像，好好徹底的想一想！你是留美的博士，我不想讓你難堪！

（冠忠只能坐上輪椅，去面對父親沉思）

孝：媽……

母：站一邊去，不要插嘴。……你讀了這麼多年的書，……結果，你對你父母，做了些什麼？你對自己的國家又做了些什麼？……娶外國老婆，想一輩子就在美國，這就是你的目的和理想嗎？你看看冠孝，他既沒有出國，也沒有留學，但是他做的皮鞋，外銷到國外，給國家賺了不少的外匯，相比之下，你會不會感到慚愧？……

忠：（懺悔的哭着說）媽，……我知道錯了，我對不起你。

母：你更對不起死去的爸，……他死的時候，不肯瞑目，後來聽說你得了博士學位，才閉上眼睛的！……這一次你回來，我以為你不走了，想不到你還要回美國去，去做事也就算了，居然想去賣燒餅油條，……你這不是為國爭光，是為國丟臉，……丟我們畢家的臉！

忠：媽，求你別罵了，……我決定不回美國去了，……我回台灣來教書，好好孝敬你。……

崔：對，冠忠，……這樣做，才對得起你的名字！……做一個中國人，就該忠於自己的國家。

（門鈴響）

學勤、學誠：（進來）爸爸，……陸廠長來了。

（陸廠長自外進入）

陸：冠孝，聽說你大哥，已經回來了？……

孝：是的，廠長，我給你介紹，這就是我大哥畢冠忠，……大哥，這是我鞋廠的陸廠長！……

（二人握手爲禮）

忠：陸廠長，您好？

陸：什麼時候有空，我想請你吃飯，爲你接風！……你什麼時候，回去？……

忠：我……不打算回去了，……隨時都有空。……

陸：那就明天晚上怎麼樣？……冠孝，明珠、伯母、崔先生，……學勤、學誠都來，……人多，

熱鬧一些。……

母：廠長，……那怎麼好意思！

陸：伯母，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氣！……

孝：大哥，……你真決定不回去了？……

忠：嗯！（點頭）我不能對不起我父親給我取的名字！……

母：（安慰）嗯！……這還差不多！（掉下眼淚）

孝：媽，你怎麼還掉眼淚呢？

母：我是太高興了，……才掉眼淚的！

（幕後升起「我是中國人」的歌聲）

——幕徐徐下。

七十三年四月八日脫稿。